

奇案俱乐部

译林出版社



小姐不见了

[英国]埃塞尔·莉娜·怀特 著 陈品含译

The lady
vanishes



小姬不见了

[英国]埃塞尔·莉娜·怀特 著 陈品含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姐不见了／(英)怀特(White, E. L.)著;陈品含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5. 12

(奇案俱乐部)

书名原文: The Lady Vanishes

ISBN 7-80657-956-7

I. 小... II. ①怀... ②陈... III. 推理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1064 号

本书由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授权出版

书 名	小姐不见了
作 者	[英国]埃塞尔·莉娜·怀特
译 者	陈品含
责任编辑	薛 飞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插 页	2
字 数	153 千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956-7/I·685
定 价	17.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埃塞尔·莉娜·怀特

(1877~1944)

生于英国威尔士毛斯郡，自幼操笔习作，有不少儿童散文及诗歌作品。中年离开公职以后开始写作小说，在出版两部纯文学作品之后，于1931年发表第一部推理小说，而后每隔一两年至其逝世为止陆续有作品问世。她的小说善用伏笔，戏剧张力极强，字里行间弥漫着恐惧的氛围，潜藏着未知的危险，被归类为惊悚小说。其作品很受电影导演的青睐，数部被搬上银幕。其中以《小姐不见了》最为轰动。怀特女士一生共著有十三部推理小说。

奇案俱乐部之乐

编辑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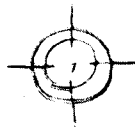
关于本类型小说的阅读之乐，小说家毛姆说得最透彻也最坦白：

“当你感冒卧床，头昏脑涨，此刻你并不想要伟大的文学作品；你宁愿冰袋敷额，热水泡脚，两三本侦探小说，伴你度过病榻时光。”

是呀，即使文豪如毛姆者，也知道当我们困顿病累之际，我们并不想探寻人生真义，只想找一位言谈有趣的好友，讲些奇情刺激的故事来听——在中国，这是说部俗讲文学的传统；在西方，这正是类型大众小说的社会史。

大史学家陈寅恪，晚年受政治迫害又兼衰体病目，也自称：“废书不观，惟听说小说消日。”他甚至自嘲说：“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可见通俗小说不唱高调，在最艰困的时刻，坚贞做我们的朋友，努力谋我们的欢乐，这是中外皆然的事。

然而在类型小说中，起源于英、法两种语言的“侦探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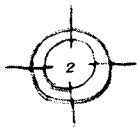


说”不仅历史悠久,更是人才辈出,杰作纷呈,虽为小道而不可小觑。如果我们以爱伦坡的作品为起点,侦探小说的传承已有一百五十年。就连作品中的人物角色如福尔摩斯、布朗神父、神探白罗、马格雷探长等,也都是深入人心,早已成为日常语汇的一部分。

为什么人们如此嗜读侦探小说?为什么人们深爱这种“几具尸体,一个神秘的凶手与一位智解谜云的神探”的故事?也许我们得用几个学科才能穷尽其中的奥秘。但是,正因为百年来无数读者的热烈拥戴,作家们的前仆后继,才造就了西方类型小说中一个重大而丰富的文学娱乐遗产。

“奇案俱乐部”这部丛书,就是想从“侦探推理与犯罪解谜”的一百五十年小说传统里,精选细译其中经典,注入华文读书界之中,向往能将名家与杰作再让读者认识。

读书的前因当然是为了寻找一位言谈有趣的朋友,希望“读小说”仍然可以在当今之世维持一个古典娱乐的格局。“推理小说”由于百年来一流心智的投入,它的意义早已不止如此;不管是作为“解密破案”的心智游戏,还是作为“社会控诉”的浮世观察,“犯罪与推理”都有很大的成就,如今我们把这些经典的“密室谋杀”纳于一家俱乐部之中,但愿能给读者多一点阅读的乐趣。



《小姐不见了》导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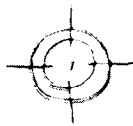
·行进间交通工具上的消失

一位年轻的小姐从度假的瑞士正要独自返回英国，她在火车车厢里结识了另一位多嘴而敏锐的老小姐，一位中年的女教师；她们短暂相识，一起在餐车喝茶，聊了一会儿天，但在她打了一会儿盹之后，这位老小姐竟在快速行进的火车里不见了，而全车的人都声称没见过这样一位老小姐……

是她的神志不清？还是有一个重大的阴谋在火车上进行？如果是阴谋，他们又究竟能把老小姐藏到哪里去？这列远程火车根本没有停过车呀！

《小姐不见了》在推理小说史上享有独特的地位，正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推理小说的重大创意：“行进间交通工具上的消失。”

严格说来，“行进间交通工具上的消失”是一种“密室案件”的变体，因为“行进间的交通工具”几乎符合了密室的所有要件；正在高速行进的火车中，正在空中飞行的飞机上或者在大洋上航行的船舶里，外人无从进出，因而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环境，如果有一个人上了飞机，下飞机时却不见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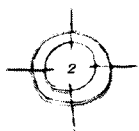
你将如何解释?这就是典型的密室谜题。

上了火车,却消失在行进中的火车上,这个挑战性的巧思不仅带给《小姐不见了》历史性的声名,也引发其他许多推理小说家的创意构想,像日本推理小说家夏树静子的《蒸发》和阿加莎·克丽丝蒂的《空中谋杀案》都是其中有名的例子。

《小姐不见了》并不是一开始就受到足够的重视,1936年它以《车轮旋转》的名称出版,直到1938年被名导演希区柯克改编成电影《小姐不见了》,小说才声名大噪,后来也大都改以电影片名为新的小说名——有的评论家并不赞成这样的做法,基廷就曾说“车轮旋转”比“小姐不见了”更能说出全书题旨。但希区柯克擅长利用小说作品改编电影,常常一经大师点名主题,默默无闻的小说能够一夕之间洛阳纸贵,可见好的作品还是要有识货的伯乐才行。《小姐不见了》不仅有希区柯克1938年的版本,也有1979年安东尼·佩奇执导重拍的版本,而改拍成电视影片或电视迷你影集也有多次,原著故事中“行进间交通工具上的消失”的巧思,显然一直受到创作者的喜爱。

·困境中逐渐变成成熟的女性

也有评论家认为《小姐不见了》的成就远超过情节的巧妙设计,像前面提到的英国推理小说评论家基廷,他在他的《一百部最佳推理小说》里就说,小说开始时女主角艾莉斯和她的同伴都是有钱而对社会无知也无责任感的年轻人,在经历一场车轮旋转的风波中,她陷入危机,变得愈来愈勇敢也



The Lady Vanis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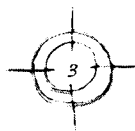
小姐不见了

愈有斗志，在心理上一步步成为一个成熟的人，这就不是一般追求惊悚效果的通俗小说所能及的，这也是《小姐不见了》一书能历经六十年仍然百读不厌的原因。

另一位评论家朱利安·西蒙斯则把《小姐不见了》归类于玛丽·莱因哈特以来的“弱女子对抗大危机”的传统。在小说所描写的时代（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里，女子单独乘坐长程火车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而在那种孤单无助的环境下，遇见了奇特的怪事，没有人相信她，更没有人知道她的遭遇已经给她带来了杀机；她必须独自一人找出证据，说服别人相信，并且对抗一切危险，这在她的时代、对她的性别而言，都是一件艰难的事，但小说逐步写活了一位坚毅的女性，从危险中逐渐找出自己的独立力量的女性，这不但呼应了历史上女性自信建立的时代背景，而这份成绩也是远超过通俗的推理小说的。

本书的女作家埃塞尔·怀特成长于英国的威尔斯，从小爱写作也小有文名，但她真正投入推理小说写作却是五十四岁的“高龄”；那时候，她已从公职退休，1931年她才出版第一部作品《关掉灯火》。她的年纪比阿加莎·克丽丝蒂大了十岁，出道却晚了十几年，运气也不如克丽丝蒂，她的早期几部推理小说都不算太受关注，直到1936年出版的《车轮旋转》被希区柯克看中之后才大受欢迎。怀特一生一共写了十三部推理小说，另外还有两本纯文学小说。但经过半世纪的考验之后，如今我们能在书市看到的作品，就只剩下已成经典的《小姐不见了》。

怀特代表的是在推理小说史上，无数对推理小说的进展



有贡献的无名女英雄之一。推理小说的写作者有幸有不幸，有的人著作等身而成为大师，有的人生前身后俱享大名；也有的作者生前名利双收，死后却逐渐退潮，终至无人闻问；而更多的是，忙碌笔耕的一生却无人记得，可能也毫无贡献。在任何一个文学门类的历史上，都有一些作家是相对不著名的，他们虽不是那么的声名显赫，但却有一两个创意提供给这个文学门类，增添了它的丰富性。怀特，就是一位这样的作家。

她的贡献在于，她创造了“行进间交通工具上的消失”这样的推理小说基本构思（采用她的构思的人，甚至得到比她更大的声名），又提供了一部无法为时间磨损的杰作。她也许不能成为推理小说星空中的一颗巨星，却至少是曾经划亮天空的彗星。



1 无怨无悔

那件倒霉事发生的前一天，艾莉斯·卡尔首次涌现危险的预感。她向来习惯被人保护，被那群她不自觉恭维是“她的朋友”的人护拥着。身为一位拥有个人资产且颇具姿色的孤女，她身旁总是有一群死党好友包围着她。他们会为她设想——或者是因为她很容易接受他们的意见；他们也会为她发声，因为她的声音在混乱的社交场合里总是太单薄。

这一群朋友多年长侍左右，似乎制造出她交游广阔的假象，他们事实上都是些相同的面孔，只是像四季一样，轮流地重复出现；他们也让她享受到成名的快意——先是报纸披露她和一位男性友人订婚的消息，之后透过一位知名摄影师的提供，她的照片出现在一份画报里。

这就是名气。

可是，不久之后，经过双方的同意，婚约解除了。于是另一张照片又有了公开亮相的机会，这下她名声更响了。只是，若她那位难产过世的母亲在地下阴间有知的话，对人间这些如沼气泡沫般浮冒抑且悲凉无常的虚荣，大概也会哭笑不得吧！

感应到那股不安的威胁，是在她过完一个健康的假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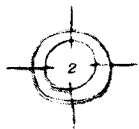
而身心状态甚为愉悦良适的当头。她和一群好友怀着探险家般的亢奋，不期然地造访了一个位于欧洲偏远小角落的村落。那里风景如画，于是他们一股脑在旅馆的旅客登记本上潦草地签下大名，就这样在当地住下。

在那里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肆意地霸占着当地惟一的旅馆，让消沉的旅馆老板和员工们快活不已。他们爬山，在湖里游泳，在每一处可以躺下来的山坡上做日光浴。在旅馆里的时候，他们拥塞在酒吧里，对着收音机嘶喊，随手就为琐碎的服务给小费。旅馆老板因为涨满的收银柜而对他们眉开眼笑，微笑的服务生也给予特别的服务，至于对其他的英国客人，他们当然就很有理由缺乏热忱了。

对另外那六个英国客人而言，艾莉斯就跟她那群死党同一个调调，不过是一位半吊子的上流社会女子，自负、自私、一无是处。他们当然不会晓得她的可取之处——慷慨大方。每当她与她的“朋友们”共进午餐的时候，很自然地，最后都是她来付账。每遇这番窘状，总是有一股由衷的怜悯掩抑在她的眼底。

她很少明显地感到不满和自卑，不过她知道自己很难以取悦，就是因为这一种性格，她不太会去狂欢作乐。在这次假期里，她似乎已听到了彼德·潘的风笛声，但却并没有聆听到他飞毛腿的踢踏声。

很快地，这群生活原本就不太严谨的人完全解放了，他们的皮肤晒成了古铜色，终日饮酒作乐，婚姻的藩篱也愉快地变得模糊不清。混在这群婚姻关系暧昧的夫妻档当中，令艾莉斯大吃一惊的是，其中竟有一个女人——奥尔佳，突然



The Lady Vanishes

小姐不见了

间——也稍嫌太晚地——萌发了一种所有权意识，竟指控她勾搭她的丈夫。

姑且别说当场的不愉快，重要的是她的正义感被侵犯了。她只不过是宽大对待一位受冷落的男性而已，对她而言，他不过像个放错位置的家电用品零件而已，他头脑不清楚又不是她的错。

更糟糕的是，在这一场危机当中，她的朋友间发现不到任何真正的忠贞情感，他们竟然还在旁边看得兴味十足呢！因此，为了要纾解这一种紧张的关系，她决定不和这一伙人一起回英国去，她打算多停留两天，而且是单独一人。

第二天，陪着大伙儿到那个又小又简陋的火车站去时，她依然恼怒不已。而他们呢，早已经是一副就要重新回到文明社会的样子，他们再度穿起时髦服饰，也再度概略界分了一下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实体——而那也只不过是想要分辨行李和座位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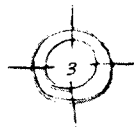
火车要开往的港（意大利东北濒临亚得里亚海的城市），那是一个在地图上一定可以找得到的地方。火车上塞满了观光客，都是准备要重返那人行道、街灯交织密布的都市丛林的旅客。把山景和星光抛诸脑后，这群人附和着四周的噪音和匆忙。最后，他们聚拢在她身旁，她似乎又找回了往日忠实的朋友。

“亲爱的，你不会无聊吗？”

“快改变主意，跟上来！”

“你一定得跟我们一起走。”

当汽笛响起的时候，他们还想要把那副模样的她拖进火



车里去——她当时只穿着短裤和钉鞋，未施脂粉的脸庞上还带着一抹被太阳晒伤的棕色影迹。她像只战斗的袋鼠般奋力挣脱了，直到月台横越窗边开始倒退，她才成功地跳下了火车。

她大笑着，喘着气，就在火车身后挥手，直到火车转弯，消失在峡谷边。

朋友们离开后，她大大松了一口气，这让她几乎有一种罪恶感。虽然这一次度假很愉快，但她的快乐主要是来自于原始的资源：阳光、水和山风，浸淫在大自然里，她隐隐地憎恨人们的侵扰。

她和大自然紧密又和睦地相处在一起。不过有时候，她也会受到一些干扰，像某个女人的尖笑声、某个矮男人潜在水中不动的身形，或者那连连不断的赞叹声：“老天哪！”

确实，在对朋友们渐生不满的同时，她自己已渐渐从俗起来。她就像其他的人一样，大力推崇着鬼斧神工的原始景观，而且也视为理所当然。所以，很自然会发展出这种情况——某人若旅行到了个不知名的地方，只要卫生设备愈差，他就相对觉得景色愈优美。

终于，她可以和山峦静谧单独地相处在一起。在她脚下是草绿色的湖泊，湖水反射着阳光，闪着钻石般的光芒；远处山脉上积雪的山峰正顶着蔚蓝色的天空，只能够看得到轮廓。在一处山坡上，耸立着一座深色的古堡，古堡上直立着五座角楼，像一只阴森的怪手伸出五个指头。

放眼望去，四处一片色彩缤纷，火车站的花园里到处是各式各样尖叶木生的奇花异草，都是些火焰般的红色和艳黄



The Lady Vanishes

小姐不见了

色。在高处的山坡上，是那座被漆成赭红色、小巧的木造旅馆，还有那暗红色的湖泊。峡谷里绿色的山坡上，袅袅升起了最后的烟圈，它们像白色的羽毛一样，在空中飘浮着。

当烟圈逐渐消散的时候，艾莉斯觉得她和大伙儿最后一点点的牵连也都被切断了。送出一个嘲弄的飞吻，她转身踢踢踏踏地走下陡峭的石子路径，来到了结冰的河床上，她在桥上流连了一会儿，感受那白绿色氤氲所扬起的冰凉空气。

回想起昨天的那一幕，她发誓再也不要看到那些人了。他们令她想起了友谊被亵渎的那一段插曲。她还曾经有点儿喜欢奥尔佳那个女人，而其却以一片赤裸裸的嫉妒来回报她的忠实。

耸耸肩，她甩掉这份记忆。在这一望无际的蓝天之下，人类是那么的渺小，他们的激情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每一个人都只不过是从小摇篮到坟墓间的过客而已，尽管只是萍水相逢，亦毫无遗憾。

随着分分秒秒的消逝，她和朋友们之间的距离也逐渐扩大，他们就此烟消云散，走出了她的生命。想到重获自由，她雀跃不已，好像她的灵魂也被这一份静谧和孤独解放了出来。

然而，就在几个小时以前，她还差点背叛大自然的光辉而想把他们叫回来呢！



2 凶兆

差不多四个小时以后，艾莉斯已伸展四肢，舒服地躺在村落上方高处的一座山坡上。在她告别了峡谷沁寒的薄雾之后，她开始从那个有许多小径汇集的小圣殿，沿路循着陡峭的Z字形路迹，持续地往上攀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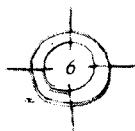
走出了山阴以后，阳光猛烈地照耀着她，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放慢脚步，思绪里的愤怒驱使她不断地前进，她没有办法甩掉心里的奥尔佳。

这个名字好像是她脑海里的一根芒刺。奥尔佳。奥尔佳。为了保持身材吃了她的吐司面包，而且还因为过度注重养生之道而拒绝用盐，这使得厨房大感不便。奥尔佳用她的电话，乱开她的车，奥尔佳借了她的毛皮大衣，最后还把她那位累赘的丈夫出借给她。

想到奥尔佳的丈夫，艾莉斯短跑冲刺了一段路。

“好像我会为了一个长得像米老鼠的人栽跟斗似的。”她愤怒地想着。

终于，她喘不过气来了，于是就仰倒在草地上，决定今天就到此为止。陡峭的山坡难以攀爬，处处使她气馁，她只好放弃登顶的打算。



The Lady Vanishes

小姐不见了

她躺下来，眯着双眼，倾听呼啸的山风，她的内心又恢复了平静。一串蓝铃花突出于地平线上，像一座钟楼似的坚固和壮丽，而她自己则被矮化并融入到土地里面去，成为大地的一部分，像小石子、树根一样。想像中，她似乎听到了地底下有颗巨大的心脏正怦怦跳动着。

这平静的一刻过去了，因为她又开始想起奥尔佳，可是，这一次她用另一种角度来看她，因为海拔高度让她产生了优越的假象。她告诉自己，那个小村落的高度超出海平面四千英尺，而她现在又爬上了五千英尺的高处；依这种计算方式，她大可以相当宽宏大量，因为她比朋友们要高出了九千英尺——真是有趣，当然啦，奥尔佳就只能屈居在海平面上啦。

不想让这种不值得的愤怒延续下去，她决定要洗刷掉这段记忆。

“我再也不要了，”她说，“经过这件事以后，我再也不会帮助任何人了。”

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激烈的情绪，就像一个矢志奉献的人一样。她心中五味杂陈，颇有上了宝贵一课的感觉，而这一课也让她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起身回返以前，她先抽了根烟，山上的空气是如此的清朗，她从来也没有看过层层的山峦这么清楚在浮现于天空，呈现在一片透明的淡紫色中。远处山脚下，还可以看到湖泊的支流，因为远距离的关系，它不再是碧绿色，而是迷蒙地笼罩在蓝色的雾里。

她很不情愿地站起来。该是离开的时候了。

下山的路不只是单调而已，而且还十分崎岖难行，为了要保持平衡，她得使肌肉一直紧绷着；她的小腿开始疼痛，脚

